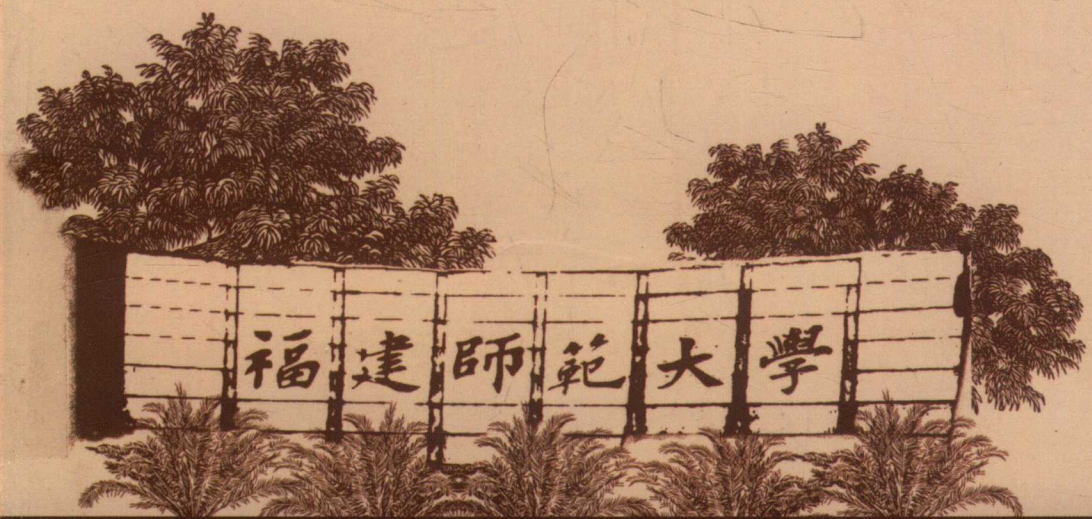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學術精品入臺出版工程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第二冊　後革命的轉移　南帆—著

總策畫—鄭家建、李建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後革命的轉移

南帆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後革命的轉移；南帆著.
鄭家建、李建華總策畫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2015.01
10冊 ; 17(寬)x23(高)公分
ISBN 978-957-739-917-5(全套:精裝)
ISBN 978-957-739-908-3(第2冊:精裝)

1.中國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20.7 103026498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 第一輯

後革命的轉移 ISBN 978-957-739-908-3

作 者 南帆
總策畫 鄭家建 李建華

出 版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編輯 陳滿銘
發 行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陳滿銘
聯 絡 電話 02-23216565 傳真 02-23944113
網址 www.wanjuan.com.tw
郵箱 service@wanjuan.com.tw
地 址 106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41號6樓之三
印 刷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 2015年1月
定 價 新臺幣36000元 全套十冊精裝 不分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號局版臺業字第5655號

總序

閩水泱泱，閩學悠永。百年老校福建師範大學之文學院，發祥於前清帝師陳寶琛創辦的福建優級師範學堂國文科，後又匯聚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等校的學術資源，可謂源遠流長，底蘊博厚。葉聖陶、郭紹虞、董作賓、章靳以、胡山源、嚴叔夏、黃壽祺、俞元桂等往賢，曾相繼執教我院，為學科創立與發展作出突出貢獻，留下彌足珍貴的學術傳統，潤澤和激勵一代又一代學人茁壯成長。時至今日，我院備具中國語言文學、戲劇與影視學兩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及博士後科研流動站，中國現當代文學國家重點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擁有上百名專任教師，三十多位教授和博士生指導教師，兩千餘名本科生和碩士博士研究生，實已發展為大陸文史研究與教育的重鎮。

閩臺隔海相望，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近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緣情淳深，學術文化交流益顯大有作為。正是順應這一時代潮流，我院和臺灣高校交往密切，同仁間互動頻繁，時常合作舉辦專題研討及訪學活動，茲今我院不但新招臺籍博士研究生四十多人，尚與相關大學聯合培養文化產業管理專業本科生。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適惟我院學術成果豐厚，就中歷久彌新者頗多，因與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梁錦興先生協力策畫，隆重推出《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百年學術論叢》（第一輯），以饗讀者，以見兩岸人文交流之暉光。

茲編所收十種專著，撰者年輩不一，領域有別，然其術業皆有專

攻，悉屬學術史上富有開拓性的研究成果。如一代易學宗師黃壽祺先生及其高足張善文教授的《周易譯注》，集今注、語譯和論析於一體，考辨精審，義理弘深，公認為當今易學研究之經典名著。俞元桂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散文史》，被譽為現代散文史的奠基之作，北京大學王瑤先生曾稱「此書體大思精，論述謹嚴，足見用力之勤，其有助於文化積累，蓋可斷言」。穆克宏先生的《六朝文學研究》，專注於《昭明文選》及《文心雕龍》之索隱抉微，頗得乾嘉樸學之精髓。陳一琴、孫紹振二位先生合撰的《聚訟詩話詞話》，圍繞主題，或爬梳剔抉而評騭舊學，或推陳出新以會通今古，堪稱珠聯璧合，相得益彰。《月迷津渡》一書，孫先生從個案入手，以微觀分析古典詩詞，在文本闡釋上獨具匠心，無論審美、審醜與審智，悉左右逢源，自成機杼。姚春樹先生的《中國近現代雜文史》，系統梳理當時雜文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和演變規律，深入闡發雜文藝術的特性與功能，給予後來者良多啟迪。齊裕焜先生的《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突破原有小說史論的體例，揭示不同類型小說自身的發展規律及其與社會生活的種種關聯，給人耳目一新之感。陳慶元先生的《福建文學發展史》，從中國文學史的大背景出發，拓展和發掘出八閩文學乃至閩臺文學源流的豐厚蘊藏。南帆先生的《後革命的轉移》，以話語分析透視文學的演變，熔作家、作品辨析與文學史論為一爐，極顯當代文學理論之穿透力。馬重奇先生的《漢語音韻與方言史論集》，則彙集作者在漢語音韻學、閩南方言及閩臺方言比較研究中的代表論說，以見兩岸語緣之深廣。

可以說，此番在臺北重刊學術精品十種，既是我院文史研究實績的初次展示，又是兩岸學人同心戮力的學術創舉。各書作者對原著細謹修訂，責任編輯對書稿精心核校，均體現敬文崇學的專業理念，以及為促進兩岸學術文化交流的誠篤精神！對此我感佩於心，謹向作者、編輯和萬卷樓圖書公司致以崇高敬意和誠摯謝忱！並企盼讀者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仁對我院學術成果予以客觀檢視和批評指正。我深信，兩岸的中華文化傳人，以其同種同文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傳承文化的責任心，必將進一步交流互動，昭發德音，化成人文，為促進中華文化復興繁榮而共同努力！

汪文頂

謹撰於福州倉山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目次

總序 …… 1
目次 …… 1

導言　四重奏：文學、革命、知識分子與大眾 …… 1

第一部分　轉折與分歧

小引 …… 50
第一章　革命：雙刃之劍 …… 51
第二章　隱蔽的轉移 …… 71
第三章　《受活》：怪誕及其美學譜系 …… 97
第四章　先鋒的皈依 …… 117
第五章　後革命時代的詩意 …… 135

第二部分　現代性、全球化與歷史緊張

小引 …… 160
第六章　現代性、民族與文學理論 …… 161
第七章　全球化與想像的可能 …… 189
第八章　鄉村的座標 …… 209
第九章　文學、革命與性 …… 231
第十章　符號的角逐 …… 261

結語　文學——不竭的挑戰 ……287

後記　文化研究打開了什麼？
——關於文化研究的對話 ……309

導言
四重奏：文學、革命、知識分子與大眾

上篇

愈來愈多的人傾向於相信，文學正在消失；或者說，文學退隱了。一個漫長的文學休眠期已經開始。大部分公眾已經從文學周圍撤離。作家中心的文化圖像成了一種過時的浪漫主義幻覺，一批精神領袖開始忍受形影相弔的煎熬。如果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定期頒布，如果不是充當某一部電視肥皂劇改編的原材料，文學已經波瀾不驚。當然，文學出版品並沒有減少，統計數字仍然節節攀升。但是，文學不再扮演文化先鋒的角色。啟蒙的口號再度受挫。如今，引人注目的是財政金融、證券市場動向、電腦精英，生物學「克隆」風波，剩下的就是一些明星軼聞和體育消息。一些解嘲式的解釋中，這彷彿是小康時代必然出現的文化局面。這時，也許有必要重提海德格爾的一句著名追問：「詩人何為？」

回溯歷史，詩人曾經作為普通的一員混跡於芸芸眾生。魯迅的〈門外文談〉戲謔地形容過文學源頭的「杭育杭育」派。的確，那個時候的詩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魔咒。《毛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這毋寧說更像是一種日常的抒情表

1　《毛詩正義》卷一，《十三經注疏》。

述形式。按照盧卡契的想像，古希臘的史詩誕生於一個同質的世界中。那個時候，靈魂的輪廓線與物質的輪廓線並沒有什麼差別，「史詩賦予內部完美的生活總體以形式」。換言之，主體、客體、內部、外部、文學或者現實之間並不存在清晰的界限。表現即是再現。文學的自律、獨立以及文學形式的強制性均是後來的事情。生活的整體和諧破裂之後，生活意義的內在性成為一個問題。這時的文學形式不得不擔負起呈現生活內涵的重任。[2]這是文學形式分離出日常話語的開始，也是分裂的現實賦予文學的職責。的確，康德規定純粹美僅僅是一種孤芳自賞的形式；審美掙脫了現實關係的各種羈絆，藝術彷彿是現實劃出的一個杜絕任何欲念插足的特殊區域。理性、道德和審美分疆而治。然而，至少在現今，馬爾庫塞式的觀念更富於啟示：自律的藝術形式不是迴避現實，而是打入現實，並且以抗拒現存關係的方式成為現實的「他者」，從而開啟另一種可能的維度。所以，現今人們仍然有許多理由證明，文學的存在是因為文學的自律和獨立；但是，這種自律和獨立包含了尖銳的意義。

如果現代社會的文學喪失了尖銳的意義，從而與現實達成和解，甚至銷聲匿跡，這並不是表明那個古老的同質世界又重新降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這是文學與意識型態的默契。發達的意識型態是現代社會特徵之一。人們不再生活在赤裸的、直觀的世界上，而是生活在無數有關世界的解釋中。屈從於意識型態的強大功能，文學不再是一個刺眼的異數；相反，文學與意識型態的各個門類彼此呼應，協同推動一個巨大的觀念體系緩緩運轉。在阿爾都塞所論述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中，文學與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大眾傳

2 參見盧卡奇著，楊恒達編譯，丘為君校訂：《小說理論》第一部分（臺北市：唐山出版社，1997年）。

播媒介從屬於同一個結構，唇齒相依，榮辱與共。[3]

阿爾都塞在分析資本主義意識型態時指出：「意識型態是具有獨特邏輯和獨特結構的表象（形象、神話、觀念或概念）體系，它在特定的社會中歷史地存在，並作為歷史而起作用。」意識型態是作為社會的必要成分分泌出來的，它有效地支配了一個社會的個人心理與集體心理。意識型態不是表明真實的生存關係，而是為社會成員製造「『體驗的』和『想像的』關係。」[4]因此，意識型態把「個體詢喚為主體」；進而更大範圍地保證了既有生產關係的再生產。[5]正是察覺到意識型態的政治功能，特里．伊格爾頓的這幾句話鞭辟入裡：「意識型態的研究不只是關於思想觀念的社會學；它更要具體地表明觀念如何與現實的物質條件相聯繫，如何遮蓋或掩飾現實物質條件，如何用其他形式移置它們，虛假地解決它們的衝突和矛盾，把它們明顯地轉變成一種自然的、不變的、普遍的狀態。」[6]這就是說，意識型態包含了一種虛構，一種撫慰，一種有意的忘卻，或者種種巧妙的話語策略。

作為審美意識型態，文學顯然十分擅長上述職能。文學善於生產種種「表象體系」，並且巧妙地夾帶一連串意識型態訊息。例如，長盛不衰的武俠小說可以輕易地將特定的國家觀念、民族觀念、性別觀念、榮譽觀念、等級尊卑觀念、善惡忠奸觀念塞入某一個尋找武功祕笈或者江湖門派角逐仇殺的故事中；現代偵探小說無疑必須在法律觀念、財富觀念、正義觀念的支持下運轉。的確，相當一部分文學是意

3　參見路易．阿爾都塞：〈意識型態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收入李迅譯：《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頁629-630。

4　路易．阿爾都塞著，顧良譯：〈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保衛馬克思》（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84年），頁201、203。

5　路易．阿爾都塞：〈意識型態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收入李迅譯：《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頁661、635。

6　特里．伊格爾頓：〈意識型態〉，收入馬海良譯：《歷史中的政治、哲學、愛慾》（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8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識型態的稱手工具。很長一個時期內，人們關心的是文學背後個別與一般的關係：個別形象包含了哪些普遍的意義？由於二者的分裂而無法合成「典型」，是眾多理論家最為焦心的事情。現今看來，「一般」或者「普遍」的闡釋毋寧說源於意識型態的主導話語，意識型態決定了何謂「一般」，何謂「普遍」。換言之，形象與意識型態的關係遠比個別與一般的關係深刻。通常，大部分文學隱含的生活觀念並沒有成為意識型態體系中不和諧的雜音。當然，這也可能在另一方面製造文學的危機。文學還是不可替代的嗎？如果說，現今的廣告、時尚、電視肥皂劇、國際電影獎、流行歌排行榜、暢銷書、歌舞晚會不約而同地形成某種意識型態合奏，那麼，這個隊伍中的文學只能算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文學的傳統感召力正在消失，印刷文明的沒落削減了文學的意識型態地位。文學似乎就要退役。

然而，文學的能量並沒有完全耗盡。進入文學圈就可以看到，眼花繚亂的文學實驗仍然層出不窮。現代主義文學仍然擺出了不屈的反抗姿態。後現代主義文學仍然顯示了破除整體性、普遍性箝制的活力。某些文學實驗可能被出版商製作成譁眾取寵的海報，這充分顯示了市場意識型態具有的強大收編能力。儘管如此，隱藏在文學中的強大衝擊仍然不容忽視。按照喬納森・卡勒的觀點，這種能量也可能沖決意識型態的牢籠。所以，「文學是意識型態的手段，同時文學又是使其崩潰的工具」——這就是現今文學的雙重意義。[7]所以，眾多理論家必須共同關心這個問題：文學復活的能量從哪裡來？

這時必須提到文學與個人感性經驗的關係。不論是精雕細琢的細節，還是虛構、想像，文學總是以感性經驗的形式呈現。這證明了作家與現實的直面相遇，也是文學不盡的生機和源泉。生活的深度驟然

7 喬納森・卡勒著，李平譯：《文學理論》（瀋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41。

打開，一個個豐富奇特的現實局部強烈地打動了作家。人物或者故事，對白或者肖像，一片樹葉或者一扇窗戶。這一切組成的生動可感的現實時常刺破了意識型態的規定，暴露了意識型態的虛偽、矛盾和裂縫，或者澄清意識型態的迷惑、訛誤。如果用恩格斯的話表述，這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8]。「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是一個值得擴展的命題。這個命題可以進一步闡釋為文學的感性經驗挑戰意識型態的邏輯和表象。現實主義的勝利意味著，作家直面的尖銳現實無情地戳破了龐大的意識型態體系。生動的感性經驗賦予文學反抗意識型態的能量，文學形式的功能在於將這種能量凝聚為一個堅硬的實體。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在同一個時期倡揚「莎士比亞化」而否棄「席勒式」。馬克．愛德蒙森的《文學對抗哲學》——一個開宗明義的標題——再度稱道了文學擁有的特殊鋒芒和能力：「衡量一個詩人的技藝水平，關鍵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占有、轉化以及超越那些占統治地位的概念模式，他的寫作是否能使任何現存理論都無法把它摧毀。」[9]不可忽視的是，感性經驗通常伴有強烈的情緒震撼，即使靜穆也是另一種震撼——尼采稱之為日神衝動與酒神衝動。這種混雜的心理現象被籠統地稱為「美感」。這是文學的勃勃生機，也是文學摧枯拉朽的動力。的確，某些意識型態結構就是在讀者的哭聲或者笑聲之中倒塌的。

可以預料，許多理論家迅速地意識到美感的危險性。西方文學批評史上，柏拉圖對於詩人的憎惡即是第一個著名的案例。柏拉圖之所以將詩人逐出理想國的圍牆，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詩人煽起了某種難以駕馭的情緒。理性原則遭到了褻瀆，喪失了陽剛之氣的男人如同

8　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463。

9　馬克．愛德蒙森著，王柏華、馬曉冬譯：《文學對抗哲學——從柏拉圖到德里達》（北京市：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頁55。

女人一樣哭哭啼啼，或者沉溺於某種畸形的哀憐癖。這將對健全的靈魂和合理的國度產生巨大的危害。簡言之，美感是一個罪魁禍首。無獨有偶，中國的古代理論家也始終反對詩人放縱情緒。根據《禮記》〈經解〉的記載，孔子曾經將「詩教」概括為「溫柔敦厚」。《毛詩序》如此論述《詩經》的「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10]這甚至形成了中國詩學中含蓄、委婉、韻外之致的重要源頭。相當長的時期，騷人墨客的吟詩填詞僅僅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捨棄不下輕浮的美感，不啻於玩物喪志。意識型態對於美感的壓抑到近現代才開始削弱。梁啟超論證了「小說與群治」的關係，並且概括了「薰」、「浸」、「刺」、「提」四個特徵，胡適、陳獨秀等五四新文化的主將利用白話文倡導「人的文學」，改造國民的思想——這一切無不表明，意識型態逐漸將文學與美感解放出來了。當然，解放出來的美感也可能再度為另一種意識型態效力。這是意識型態對於美感的重新征服——二者之間的對抗從未止歇。這個意義上，伊格爾頓對美學的誕生與資本主義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作出了別致的解釋。在他看來，美學話語「可以解讀為專制主義統治內在的意識型態困境的預兆。為了自身的目的，這種統治需要考慮『感性的』（sensible）生活，因為不理解這一點，什麼統治也不可能是安穩的。」所以，「美學的任務就是要以類似於恰當的理性的動作方式（即使是相對自律地），把這個領域整理成明晰的或完全確定的表象。」因為人的身體和歷史均是不可還原的特殊性和具體的確定性，美學乃是控制這兩者的知識和法則。「維繫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最根本的力量將會是習慣、虔誠、情感和愛。這就等於說，這種制度裡的那種力量已被審美化。這種力量

10 《毛詩正義》卷一，《十三經注疏》。

與肉體的自發衝動之間彼此統一，與情感和愛緊密相聯，存在於不假思索的習俗中。如今，權力被鐫刻在主觀經驗的細節裡，因而抽象的責任和快樂的傾向之間的鴻溝也就相應地得以彌合。」[11]這就是說，經過了種種龐大而細緻的運作，美學——一種後繼而來的理論知識——終於把美感馴服為意識型態體系中的主動因素。

不論美感與意識型態之間的關係進入哪一種模式，人們都必須承認，意識型態與文學之間可能在某些時刻形成了壓抑與反抗的關係。「壓抑」這個詞很快會令人聯想到精神分析學。的確，可以把文學比擬為洶湧的無意識，文學蔑視既定秩序——包括文學史上經典形成的秩序——帶來的頻繁革命遠遠超過其他領域。這種品性也是文學時常與社會革命遙相呼應的理由。有趣的是，文學的革命總是極大地解放了文學的生產力。浪漫主義的文學理論曾經認為，詩人吐出了想像的岩漿可以避免破壞性的地震。M.H.艾布拉姆斯指出，這種想像源於一種觀念：「作詩的強烈願望，是因為人的欲望或者理想與現實世界之間的不調和而產生的。」[12]如今，這些略嫌粗糙的理論在精神分析學中得到了回爐。精神分析學的理論視域中，欲望與現實原則之間的差距造就了文學；拉康的理論補充了欲望與符號的關係之後，一個完整的解釋逐漸形成。當然，這一切可以視為一個隱喻——文學與意識型態關係的隱喻。後者代表了秩序。這個意義上，文學揭示了意識型態有意壓抑的社會無意識，揭示了意識型態螢幕之中缺失的歷史場景。這時，弗洛伊德構思的家庭傳奇劇當然不夠用了。回到歷史的大舞臺，社會無意識當然不僅僅是戀母的性欲。如果擴大弗洛伊德的解釋範疇，社會無意識可能是被壓迫階級或者階層的叛逆之聲，可能是弱

11 特里・伊格爾頓著，王杰等譯：《美學意識型態》（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3、4、8。

12 M.H.艾布拉姆斯著，酈稚牛等譯：《鏡與燈》（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213。

小的民族和國家，也可能是掙扎於男權威壓之下的女性意識，總之，一切遭受強制壓抑的歷史內容。按照弗洛姆——一個具有精神分析學派與法蘭克福學派雙重血緣的理論家——的分析，意識型態將動員語言、邏輯以及社會禁忌系統共同組成嚴密的網路阻止社會無意識的浮現。[13]文學就是在這樣的十字路口選擇：或者參與意識型態制訂的語言、邏輯、禁忌系統，或者加盟反抗者之列，成為社會無意識的代言。

至少在某些關鍵時刻，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站到了反抗者一邊。當然，許多時候的選擇發生於紛雜的歷史脈絡中，甚至無法涇渭分明。因此，論爭迄今仍在持續，「意識型態終結」或者「歷史的終結」這一類的口號無形地增添了論爭中某一方的籌碼。文學史的回憶為以上的理論圖景提供一大批活生生的主人公。知識分子、大眾、政治領袖紛紛登場，啟蒙或者革命此起彼伏。現今的文學局面很大程度上源於這幾個關鍵詞的歷史演變。當然，多數人願意承認，二十世紀之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可以視為一連串故事的開端。

一九〇七年的時候，魯迅曾經在〈摩羅詩力說〉中極力提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文學。然而，文章結束之際，魯迅不無迷惘地擲筆長歎：「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14]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終於開啟了一扇新的大門。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跨上歷史舞臺。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五四新文學振聾發聵；文學革命的巨大震撼有力地動搖了傳統的意識型態結構。無論是叛逆者還是衛道士，所有的人都會意識到

13 參見埃里希-弗洛姆著，張燕譯：《在幻想鎖鏈的彼岸》（長沙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26。

14 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00。

某種新的歷史內容正在臨近。要不要打開所羅門的瓶子？這個主題成為兩個集團激辯的戰場。當然，首先必須追問的是，哪些幽靈將從所羅門的瓶子裡面跑出來？

不論有過多少種近似的概念，「大眾」肯定是一個最為常用的命名。五四新文學力圖將大眾從詰屈聱牙的文言文之中解放出來。封建社會末期，文言文業已形成一個堅固的文化柵欄。大眾被隔離於正統文化符號之外，貶為社會無意識。芸芸眾生在這個符號系統之中無聲無息。他們是缺失的歷史。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深刻地察覺到社會無意識的能量；這一批反抗者以筆為旗，他們的使命之一是摧毀禁錮大眾的壓抑機制。他們心目中，盛行於大眾之間的白話文無疑是攻擊封建意識型態的力比多。白話文登堂入室意味了大眾的現身。文學歷來是意識型態結構中最為活躍的環節。白話文開始突圍的時候，知識分子理所當然地挑中這個突破口。無論是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之中的八項主張，還是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之中的三大主義，大眾成了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當時，他們的論敵林紓已經意識到，白話文的提倡即是為走卒販夫、引車賣漿之徒張目。多年之後，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的〈導言〉中承認，這的確是他們倡導白話文的意圖。嚴復、林紓、梁啟超等知識分子徒然存有革新救國之心；但是，他們古奧的著作無法贏得大多數人。號召大眾共同擔負救國的責任，白話文是必不可少的利器。各種嘗試表明，白話文的選擇是歷史的必然。[15]換言之，語言的選擇是一種激烈的意識型態對抗。如同傑羅姆B. 格里德爾曾經在《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中概括地指出的那樣，攻擊文言文、古代文學和教育傳統必將全面波及整個社會制度系統：

15 胡適：〈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影印本）（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5-1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